

《沙漠中的小白屋》中“她者”身份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汪定辉 谢 璠 邓 华

昭通学院 云南昭通 657000

摘 要: 在《沙漠中的小白屋》中, 尤今以现实主义写实的方式被学者关注。通过分析发现, 以往对该作品的解读过于局限于文化和华裔身份的角度。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 该作品从更宏观的生态和文化方向出发, 引发读者对自然环境和女性权益问题的思考。沙漠地区的自然环境处于被忽视和被禁锢的状态, 类似地, 沙漠地区的女性也处于被异化和被边缘化的地位。解决“她者”身份问题成为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沙漠中的小白屋》; 生态女性主义; “她者”身份; 尤今

引言

在分析艾德里安·里奇在《潜入残骸》中的观点时, 鲁克尔特提到: “男性对待和摧毁女性的方式与对待和摧毁自然的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1] 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上帝视角将伊甸园视为亚当的住所, 而夏娃则是亚当的陪衬, 从属于亚当。生态女性主义学家对以剥夺自然和女性价值为代价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批评。麦茜特指出,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念的影响下, 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兴起。资本主义不仅剥削自然资源, 也剥削女性^{[2] (146)}。《沙漠中的小白屋》暗示了妇女权益问题和自然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而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源。

一、被忽视和被禁锢的环境母亲

在《沙漠中的小白屋》中, 大地与自然的角色不再是母亲, 而是作为被人类统治的角色, 失去了“表述”和“寻求帮助”的机会。作者在该书中多次提及“禁止拍照”的问题。每当作者拿起相机准备记录这些景象时, 都会被强制停止。作者选择了一个非常拥挤、肮脏的巷子, 当他准备拍摄时, 一个高个子的阿拉伯人突然挡在他面前, 用粗暴的语气说: “这里不准拍照, 请你离开!

如果你想拍照, 可以去其他一些更美丽、更干净的地方, 那里警察绝对不会干涉你!”^{[3] (36)}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 作者被禁止拍摄的地方是不美的地方, 因此被建议去漂亮的地方拍照。在某种意义上, 脏乱的巷子代表的是现代文明入侵后的沙漠自然环境。

除了那些脏乱的巷子, 该书还通过动物园禁止拍照这一例子表明动物也失去了“表述”的机会。作者在动物园大门口遇到一个阿拉伯安保员, 被要求拿出相机并将其留在门外。面对这个荒谬的要求, 作者不禁感叹道: “这些年来, 我曾旅行了好些地方, 但可从来没有逛过一个‘不许拍照’的!”^{[3] (115-116)} 此外, 作者还提到, 在游客走了很长一段路后, 又会看到同样的动物出现。动物的种类并不多, 大约只有十四、五种, 包括了牛、羊、狗等。动物园中动物的种类较少, 缺乏生物多样性。此外, 人们对动物园的管理, 特别是对待动物的饮食和居住环境的管理非常糟糕。

在20世纪70年代的利雅得, 动物园只有几种常见的动物, 这表明当地气候环境太恶劣。此外, 人们没有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意识薄弱。被囚禁在铁栏背后的动物表明大自然失去了“呐喊”的机会, 也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近十年来, 吉达在建设方面已朝向了现代化的道路发展……唯社会风俗习尚还停留在极其保守的阶段, 处处都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3] (77-78)} 由此可见, 以人类为中心的保守思想对自然环境保护工作有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 即使自然环境恶劣, 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而这主要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和文化观念。

基金项目: 2020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古典美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现当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QN202037)。

作者简介: 汪定辉(1991-10), 女, 汉族, 云南昭通人, 研究生,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

该作品表明无论是充满活力的自然本身，还是有生命的动物，都处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状态中，甚至失去了“表述（求助）”的机会。值得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由于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经济迅猛发展。随着外资企业和旅游业的兴起，人口也不断增加，城镇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然而，正如该作品所指出的那样，该地的卫生状况糟糕，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的自然环境没有得到保护。这种情况又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当地的水资源被严重污染并逐渐枯竭，导致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同时，人们对环境的征服欲望和改变环境的斗争促进了工业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环境问题。

二、被异化和被边缘化人类母亲

在该书后半部分，作者通过很多章节对沙漠地区的女性进行了特写，揭示了在父权思想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沙漠地区的女性被边缘化。女性不能被拍照，且随时戴着面纱，更不能参与社会建设，即使她们受过高等教育。此外，女性不仅不能驾车，也不能独自乘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被分为男女两个车厢，用密不透风的塑胶板隔开。男女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大型聚会如婚宴等也会分成两天进行，一天是男客的日子，另一天则是女宾的日子。作者曾问一个友善的阿拉伯人能否和他的家人合照，他微笑却又严肃地回答：“拍我和孩子可以，拍我太太，不可以！”^{[31] (85)}由此可见，基于父权传统的习俗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女性被视为男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她们没有自由表达自我和行动的权利。女性被要求随时佩戴着密不透风的面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沙漠中的小白屋》还呈现了沙特阿拉伯女性戴头巾问题。当地女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戴着头巾，她们受限于厚重的黑纱，无法自由地看世界。她们在口渴或饥饿时也无法自由饮食，只能小心翼翼地掀起黑纱一角进食。每当作者看到这些女性时，不禁思考：“阿拉伯妇女，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从黑面纱里解放出来？而解放出来又需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31] (98)}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佩戴面纱对妇女的活动造成了限制，对她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作品表明妇女是被要求戴面纱，而不是出于自愿。所有的束缚和限制都不是基于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些所谓的传统完全是男性至上观念的影响。即使是处于上层社会的年轻女性，即使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拥有开放的思想，女性仍然无法逃脱

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要求和束缚。在这部作品中，只有极少数女性能从事教导女学生和照顾女病人的工作，其余的女性都成为家庭主妇。

“从伊曼，我看到了盘结于沙特阿拉伯新一代女性心中的烦恼；高等教育训练她们以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古老的礼教却又为她们的行动套上种种的桎梏，她们夹在这两种力量当中，奋力地作痛苦的挣扎”^{[31] (160)}。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了这些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并对她们的未来和发展感到担忧。父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使其逐渐失去了自我身份，主动选择顺从规则，甚至成为压迫其他女性的一方。作者在一场婚礼中想要拍照纪念，却多次受到身旁女宾的警告性袭击。由此可见，女性不能被拍照的习俗已经深深地根植于这些女人心中。

作者对留学法国的富家千金伊曼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她代表了沙特阿拉伯新一代女性。然而，尽管受过高等教育，伊曼最终被父母安排嫁给一个她只见过一次的男人，成为一位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伊曼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本应该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可惜的是，她最终成了一名家庭主妇。这部作品揭示了女性教育和发展在社会传统和文化面前的无力感。长期以来，人们贬低和忽视了女性的价值和权益，导致她们无法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并被彻底边缘化。因此，女性无法实现身份认同，女性教育和发展效果也非常有限。这一情况引发我们对当今社会中有关女性教育和发展问题的深思。

三、“她者”身份与“命运共同体”

尤今从女性视角出发，探讨了沙漠环境和沙漠女性所面临的压迫问题。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提出了地球/环境即母亲（盖亚）的观点，强调自然环境在人类文明中的决定性价值和意义。然而，《沙漠中的小白屋》表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忽视自然环境的“母亲价值”和功能，将其视为沉默的宝藏，不断剥夺和破坏自然，甚至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正如麦茜特所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自然成为人类的奴隶并受到破坏^{[2] (60)}。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活动忽视了沙漠环境的本质问题，作为整个生物圈的一部分，人类完全抛弃了自然母亲，试图控制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沙漠环境就像沙漠中的人类母亲一样，受到双重压迫。笔者认为该书所描绘的沙特阿拉伯女性权益问题与沙漠自然环境的现状相似，二者都处于被忽视、被束缚、被异化和被边缘化的境地。人类中心主义的生

态观和以男权（父权）为主的女性观将自然环境和女性定位于最底层，既忽视了自然环境和女性权益问题的现状，又试图压制它们的显露。

沙漠中的女性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社会思想的牢牢控制，逐渐失去了自我特性。另外，长期的异化状态导致女性无法找到自身身份认同^[4]。尤今在她的作品中一直塑造着完美的家庭，即“我、丈夫、小孩”其乐融融，家庭幸福温暖，但这种家庭模式受到了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赞扬使人们“看不到女性自己参与社会建设的希望”，不免有女性独特的小家子气^[5]。实际上，尤今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描述揭示了女性自由受限的根源，以及她们在传统文化中逐渐失去自我的经历。在该作品中，尤今在描述沙特阿拉伯“女性的命运和个人经历时，突出了女性的弱势”^[6]，同时也强调了社会文化和男性中心主义观念对女性思想的压制。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和传统观念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和对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沉默与失败，也决定了女性的命运和个人经历。

麦茜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实现自然和妇女的解放是不现实的。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自然环境和女性被视为“她者”的现象是社会文化和传统观念共同造成的。《沙漠中的小白屋》反映出，仅仅通过规则和教育是无法实现环境保护和妇女权益保障的，因为这些规则和教育本身就受到主流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该书已经超越了仅仅从女性的视角来看问题，而是从更广泛的生态和文化角度来思考，强调解决沙漠地区生态环境和妇女权益问题的关键方法：摒弃人类中心和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

该作品展示了沙漠自然环境和女性被边缘化的情景，凸显了保护自然和尊重女性价值实践之间紧密的联系。只有抛弃以人类为中心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促进女性的全面参与。人与自然、人与人、男性与女性之间应该是互相依存和平等共生的关系，而不是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总结而言，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谈论女性权益和自然环境保护，也不能单纯依赖经济发展来改变情况，而应该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观念的改进中实际行动起来。只有去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我们才能真正关注保护自然环

境和可持续发展，并重视女性的智慧和才能。最终，在生态、经济、文化和人类发展等各个层面上实现真正的平衡和进步。

结语

《沙漠中的小白屋》描述了沙漠环境的“她者”化，同时也揭示了女性被视为“她者”的现实状况。该作品表明现代文明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使大自然被剥离了作为自然母亲的功能，人类试图彻底征服和控制大自然。大自然被“她者”化，被忽视，被控制和被表述。同时，男性中心主义将女性从作为母亲和独立个体的价值中剥离，男权和父权文化对女性个体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女性被“她者”化，被异化和边缘化，女性未能找到自身价值和参与社会建设。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将人类和男性视为支配关系中的主体。因此，大自然和女性都被视为“她者”，其作为无可替代的母亲的功能和个体价值也被忽视。无论是在人类社会还是生态系统中，“她者”的需求从未得到关注，更没有充分体现其价值和意义。该作品表明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必然性，提出了重视女性和自然并行的社会生态文明发展观。

参考文献

- [1] 威廉·鲁克尔特. 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M].//切瑞尔·格罗特费尔蒂等. 生态批评读本.【美】雅典城：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117.
- [2] 卡洛琳·麦茜特. 自然之死[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 [3] 尤今. 沙漠中的小白屋[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 [4] 汪定辉，原一川. 后殖民作品中的“她者”形象：以《等待野蛮人》和《英国病人》为例[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27（2）：69-71.
- [5] 王兰. 尤今作品中的异域形象探究[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02）：71-76.
- [6] 白军芳，孙雅莉. 寻找新加坡女性文学艺术审美发展新路径[J]. 河北学刊，2019，39（03）：115-122.